



教会历史 第五讲：中世纪盛期

在属地的废墟中，寻找属天的城

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——《希伯来书》

“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，
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”

——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

致命的误解

试图依靠权力、财富和利剑在地上建立这座“常存的城”——这导致了体制的彻底腐败与惨绝人寰的暴力。



原文真义

信徒真正的安全感与终极归属，全在于神在未来所建立的天国，绝非世上任何政治体制或属世的辉煌。

提到中世纪，人们常以为那是基督教最黑暗的历史。
但实际上，这是一场关于“我们在寻找什么”的血泪教训。

误解“常存的城”，会带来怎样的致命危险？



错置的狂热（建立地上之城）

现象：将“将来的城”等同于属世的政治领土与权力。

后果：用政治手腕和刀剑来扩张信仰。买卖圣职、政教争权、甚至发起十字军东征，最终导致道德的彻底破产。



傲慢的摒弃（陷入虚无绝望）

现象：因中世纪的黑暗与败坏，便认为神已经完全抛弃了教会。

后果：失去历史的根基，无视上帝在最黑暗的时代中依然保守的真理火种（如修道院的复兴、宗教改革的先驱）。

权力的真空与教会的扩张 (800-1100年)

内部的碎裂： 帝国的瓦解

- ◆ **外族入侵：**北欧维京人、南方伊斯兰军队、东方匈牙利人不断侵扰。
- ◆ **权力下放：**查理曼帝国碎裂为无数地方封建领地。民众不再指望遥远的皇帝，转而向地方领主寻求保护。中央皇权衰弱。

外部的突破： 信仰的传遍

- ◆ **宣教主动出击：**不再仅仅依靠蛮族入侵罗马来被动接受信仰，宣教士主动深入蛮族腹地。
- ◆ **版图大扩张：**短时间内，基督传遍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（丹麦、挪威、瑞典），并延伸至冰岛、格陵兰以及东欧（匈牙利、俄国）。



政教纠缠：属地财富对属灵权柄的侵蚀

封建制度下的叙任权死结

节点一：国王与领主授予土地

地方领主将土地分封给神职人员，作为授予其属灵职分的交换。

节点二：神职人员沦为富有地主

主教和修道院长依靠农民交租积累大量财富，丧失属灵独立性。

必然的恶果： 买卖圣职

大批财富与主教之位挂钩，贩卖宗教职位成为世俗统治者敛财与安插亲信的核心手段。甚至连教宗的职位也沦为世俗君主手中的玩物。

节点三： 教会成为世俗政府的附庸

神职人员因具备管理能力，成为世俗政府的一部分（犹如被纳入世俗体制内的“编制”）。

双城之战：皇帝与教皇，谁在统治世界？



1046

1054

1073

1085

回合一：皇权整顿教廷（1046-1054）

- ◆ 背景：教皇素质极度败坏（如本笃九世以650公斤黄金出卖教皇职位）。最多时竟有三位教皇并立。
- ◆ 亨利三世（皇帝）出手：罢免三位混乱教皇，扶持表兄利奥九世。
- ◆ 利奥九世的反抗：拒绝由皇帝直接加冕，穿着乞丐衣服长途跋涉至罗马，坚持由教廷和人民确认才就职，誓将教会从君权下解放。

回合二：教权反制皇权（1073-1085）

- ◆ 格里高利七世的谕令：发布教皇谕令，宣告教皇有权罢免君王，世俗统治者必须亲吻教皇的脚。
- ◆ 卡诺莎之行（1076）：亨利四世（皇帝）遭绝罚被罢废王位。被迫在数九寒冬赤脚立于雪地三天，乞求教皇赦免。世俗权力首次在教廷面前彻底低头。



权力的巅峰与错觉：月亮与太阳的隐喻



教廷
属灵权柄

皇权
世俗权柄

英诺森三世的绝对神权统治（1198-1216）

- ◆ 自我宣告：“彼得的继承者是基督的代理人……在上帝之下，在人之上；比上帝微小，比人伟大；教宗能判断一切，却没有人能判断他。”
- ◆ 日月理论：“正如月亮反映的是太阳的光辉，君主权力的神圣性也是从教廷权柄而出。”

权力的滥用手段

- ◆ 利用外交手段斡旋欧洲群雄。
- ◆ 为逼迫法国国王就范，竟动用“全民禁令”（停止整个法国境内所有民众参与圣餐的权利），将属灵恩典彻底降级为政治勒索的武器。

十字军东征：以神之名的人性悲剧



起因与狂热（1095年）

- ◆ 穆斯林占领圣地并迫害朝圣者，东正教拜占庭帝国求援。
- ◆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会议号召收复圣地，数万人狂热响应，以十字记号为军徽。

悲剧的恶果

十字军在道德上彻底破产。东西方教会彻底交恶决裂，加深了与穆斯林世界的仇恨。

失控与血腥（1204年，第四次东征）

- ◆ 偏离目标：原本计划进攻埃及，却因卷入政治纠纷与拖欠威尼斯^{*}商人粮款，十字军将屠刀转向了自己的基督教弟兄。
- ◆ 攻陷君士坦丁堡：对同属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首都进行抢劫、破坏与血腥屠杀长达三天。

面对历史伤疤：今日基督徒如何看待十字军？

一、历史语境的还原

当时的环境下战争是常态。在此之前，穆斯林对基督徒已有长期的压迫与屠杀。十字军并非单方面的现代意义“侵犯略战争”。

三、信仰根基的确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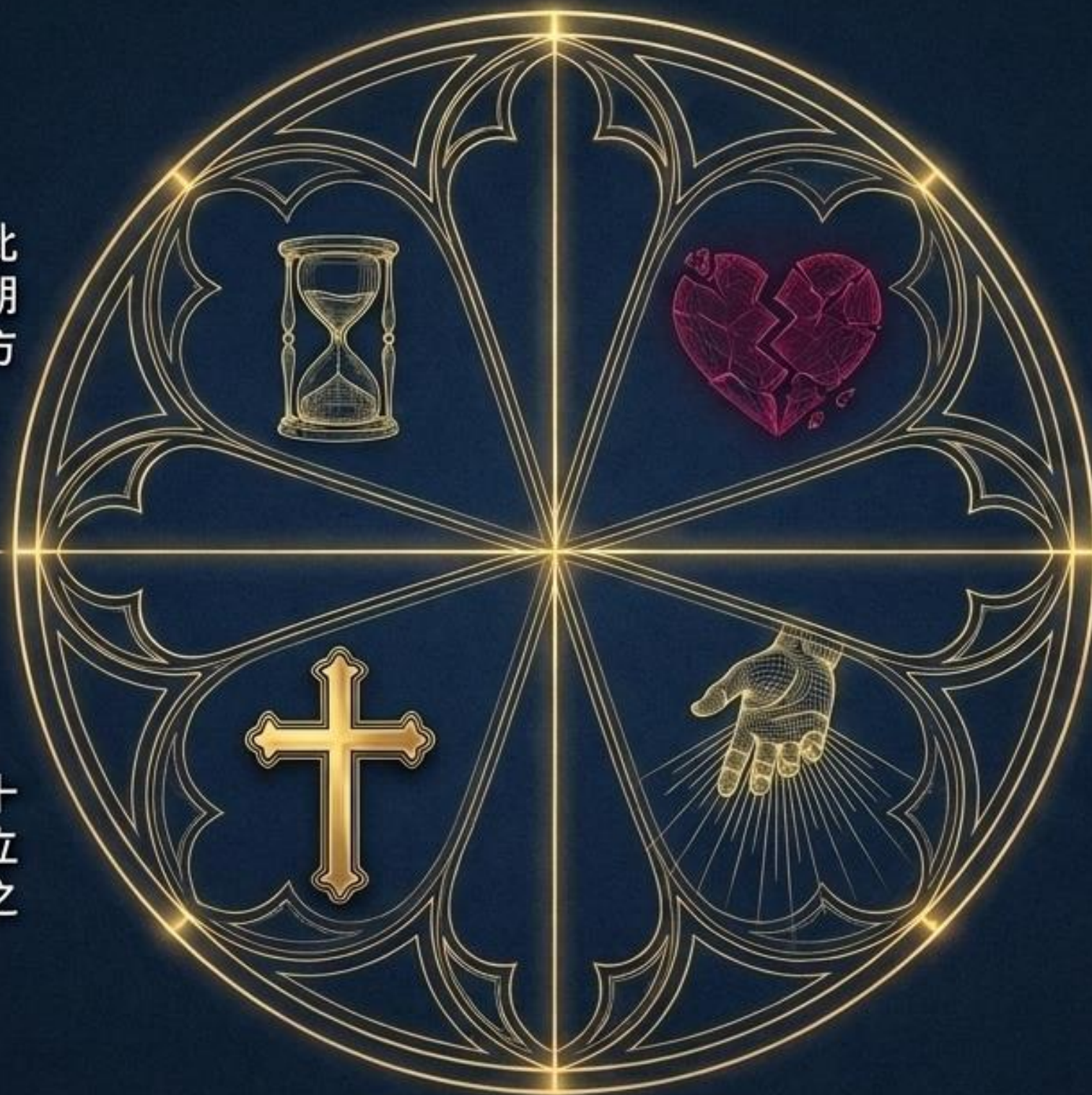
基督徒的身份建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完美之上，而不是建立在历史上其他堕落罪人的作为之上。

二、直面人性的全然败坏

绝不粉饰太平。以神之名犯下的可怕罪行依然是罪。这非但没有推翻信仰，反而印证了圣经对人性（包括宗教徒）全然败坏的判断。

四、看见神的主权保守

在腐败、政治斗争、暴力与异端横行的夹击中，上帝最终依然奇妙地保守了祂的教会没有灭亡。



体制内改革的局限：公会议的神学偏离

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（1215年）

- 背景：教皇权力巅峰期召开的改革会议。
- 影响深远的错误：
 - 正式确立了圣餐“变质说”（认为饼和酒真实变成了基督的肉和血）。
 - 建立宗教裁判所，引发了整个中世纪无休止的流血与神学辩论，也导致后来司法体制的重大进展。

康斯坦斯公会议（1414-1418年）

- 背景：教皇权势衰落，同时出现三位教皇并立的荒诞闹剧，最终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出面强行干预。
- 决议与悲剧：
 - 罢免三位教皇，确认“大公会议权柄高于教皇”。
 - 将真正寻求圣经真理的改革先驱约翰·胡斯错误地定为异端并处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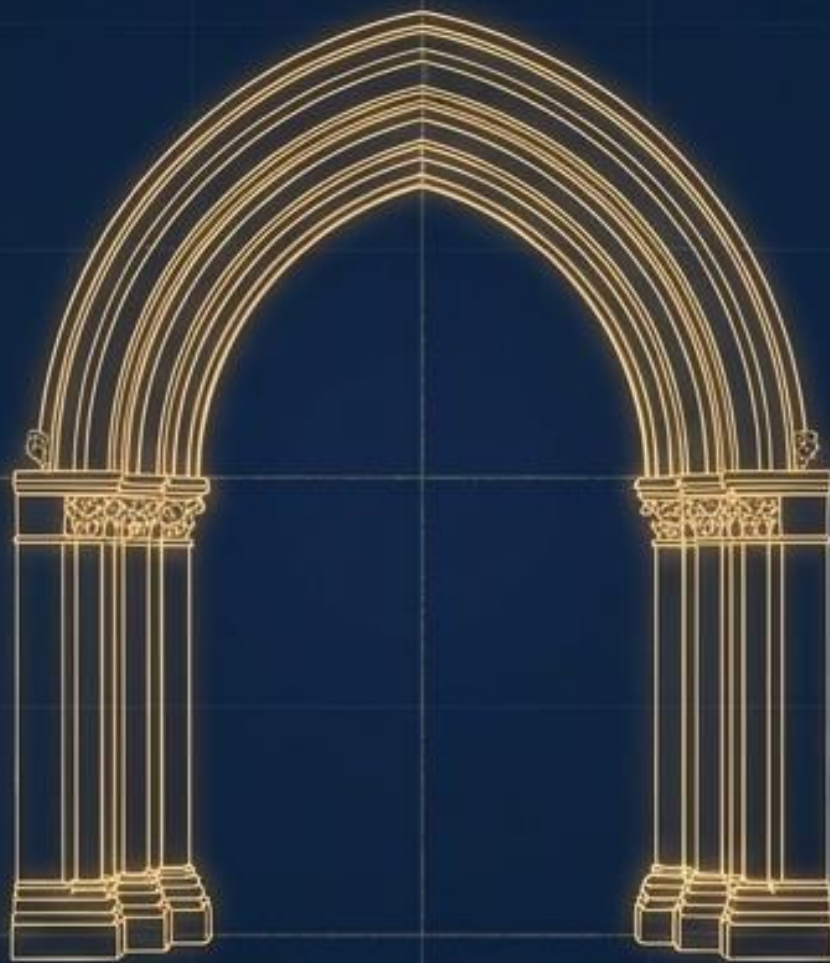
体制外的微光：修院运动的基层净化

当教廷在高层争权夺利时，基层修院正试图寻回信仰的纯粹：



克吕尼修院（909年）

不受地方控制，直属教宗。强调与世界分别，但后期因过度发展而陷入巨额财富带来的腐败。



熙笃会（1098年）

反抗克吕尼的腐败，主张绝对清贫与严肃祈祷。代表人物：克勒窝的伯纳德。他指出：“人被贪婪驱使……因为人所真正缺乏的，乃是神自己。”其神学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加尔文。



方济各会（1209年）

彻底放弃世上一切财产，强调神的怜悯与体恤，走入民间服侍穷苦大众。

经院哲学：用理性丈量信仰的桥梁

安瑟伦（1033-1109）：“信仰了才能理解”

本体论论证：上帝是“无法设想比它更伟大或更完美的那一位存在者”。

核心贡献：著作《神为何成为人》，清晰阐释了人类无力偿还罪债，唯有完美的“神-人”基督在十架上付上赎价的绝对必要性。

托马斯·阿奎那（1225-1274）：寻找“第一因”

理性推导：借助亚里士多德哲学，从逻辑反推神是一切事物存在的“第一因”。

双刃剑隐忧：阿奎那对人性的过度乐观，间接催生了后来的“神人合作称义”（半伯拉纠主义）。这正是后来马丁·路德在绝望中所对抗的错误教义。



划破黑夜的晨星（上）：寻回圣经最高权威



彼得·瓦勒度（约1140-1218）

行动：散尽家财，巡回宣教。将拉丁文圣经翻译为民众能懂的法语。

主张：坚持圣经是教会与个人生活的最高权威；抨击道德败坏与圣餐“变质说”。



约翰·威克里夫（约1328-1384）

洞见：基督的真教会是由神所拣选的信徒组成，绝非腐败的教廷体制。

传承：推动将圣经翻译为英文。1428年，教廷将其骸骨挖出焚烧，骨灰撒入溪流。

“他的骨灰流入溪流，再流入河，最后汇入汪洋大海。威克里夫的教义如同骨灰，如今已散布至各地。”

划破黑夜的晨星（下）：殉道者的鲜血接力

约翰·胡斯（1369-1415）

行动：受威克里夫影响，强烈反对教皇贩卖赎罪券（“只有神能够赦免罪”）。

受难：被欺骗前往康斯坦斯公会议，因拒绝放弃真理而被判火刑。

临终遗言：“主耶稣啊，我为了你而静默忍受这残忍的死，我求你施怜悯给这些我的仇敌。”

萨佛纳罗拉（1452-1498）

意大利的改革之声，强烈谴责教廷的奢靡与败坏。在马丁·路德降生前夕，为真理献出生命。

历史的回声：这四位先驱看似失败被杀，但他们的鲜血直接铺平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爆发之路。

历史的透视：两种对“城”的追求

回顾五百年，我们清晰地看到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：

	迷失的“地上之城”（体制教廷）	追寻的“天上之城”（改革先驱）
力量来源	世俗权柄、金钱、土地、利剑	圣经的权威、清贫、十字架的受苦
运作方式	政治合纵连横、贩卖圣职与赎罪券	翻译圣经、民间讲道、自我舍弃
对待异己	经济封锁、十字军征伐、火刑柱	怜悯穷人、为仇敌祷告、献上生命
最终结果	道德彻底破产、教会大分裂	播下宗教改革的种子、真理长存

穿越盛期的迷雾：神在废墟中的奇妙保守

上帝的主权护理（保守将来的城）

在最黑暗的政治算计与体制腐败中，上帝依然透过基层修院的清修、经院学者的严密论证、以及先行者们的鲜血与母语圣经译本，奇妙地保守了“因信称义”与“唯独圣经”的火种。

人性的极致败坏（建造地上之城）

无论是用权谋玩弄政教之争，还是以神之名发起血腥的十字军圣战，只要人试图用血肉之躯建立属于自己的“常存之城”，结局必然是道德破产与毁灭。



生活应用：我们当如何寻找那“将来的城”？

反思一：错置的狂热

在今天的生活中，我们是否也像中世纪的人一样，试图在世俗的成功、职场的地位、或某种政治正确中，建立属于自己的“常存之城”？

反思二：傲慢的摒弃

当我们看到今日教会的软弱、体制的弊病或信徒的跌倒时，我们是选择绝望冷漠，还是退回圣经的最高权威，仰望神在荒凉中不变的保守？

我们在地上的客旅呼召：“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”——《希伯来书》13:14